





火海喋血記

白话故事

责任编辑：严毓祖

封面设计：朱德祥

术技设计：李明德

火海喋血记 赵能甫著

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23印张15.125插页2字数335千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30000册

书号： ISBN7—5409—0269—8/I·65

定价：4.20元

目 录

第一回	卢德茂深山逢怪叟 芙蓉剑释疑指迷津	(1)
第二回	幸逢良医母子谢深恩 不明真相师徒反成仇	(9)
第三回	光天化日众反徒强抢民女 英雄虎胆卢德茂独搏双魔	(31)
第四回	乞求活命陈野先假言从善 为救乡邻卢德茂冒死渡江	(41)
第五回	英雄胆气壮孤身破敌军 歹徒藏毒计双刃刀下亡	(53)
第六回	恶头陀毒刺卢德茂 蒙面女救治大哥哥	(68)
第七回	救妇儿卢德茂严惩假虎 惊反徒老英雄大显奇功	(86)
第八回	三庆镇客栈逢恩师 福云山破庙遇高人	(100)
第九回	开棺验尸瘦老汉力劈活雷神 破庙驱邪老英雄惊跑金道人	(114)
第十回	林劲松千里寻良医 赤石岭几度试英雄	(129)
第十一回	传绝技英雄如虎添翼 战奸王义军视死如归	(146)
第十二回	夜闯皇宫众豪杰火中遇难 劫抢赃银	

	大英雄投案自首	(166)
第十三回	救难童卢德茂只身斗顽敌 坠悬崖小	
	英雄绝处庆逢生	(191)
第十四回	者英山庄卢德茂身陷绝境 冷面观音	
	牙床上真戏假作	(207)
第十五回	飞龙道面善心毒暗藏杀机 桂青娘忍	
	辱负重计出良策	(223)
第十六回	桂青娘大义助英豪 易水寒百岁破飞	
	龙	(238)
第十七回	难上难卢德茂难中又遇盗 黑吃黑贼	
	大汉黑手反遭劫	(252)
第十八回	矮土地戏耍卢德茂 万里鹏提携小英	
	雄	(267)
第十九回	据山寨朱亮祖先兵后礼 遇道姑卢德	
	茂左盘右问	(282)
第二十回	斩小魔芙蓉刀初显神威 劈恶僧卢德	
	茂豪杰称雄	(297)
第二十一回	大闹帅府腾腾烈火炼金钢 小路奇	
	遇双双人影费猜疑	(312)
第二十二回	英雄大度义释帅府千金 姑娘心窄	
	反逼救命恩人	(328)
第二十三回	错上加错陈凤仙妄杀真英雄 误中	
	有误两姑娘配成假夫妻	(342)
第二十四回	女扮男妆黄花女进京赶考 人慈心	
	厚卢大侠半路收徒	(258)
第二十五回	金榜题名女状元策马游街 加官晋	
	爵陶隐娘骑虎难下	(375)

第二十六回	设牢笼陶隐娘身陷绝境 传圣谕黄 月娥应诏入宫.....	(388)
第二十七回	闻狼窝蒙面女勇救陈凤仙 拔虎须 矮土地智戏金道人.....	(404)
第二十八回	女状元乘机怒斩黑儿狼 元顺帝乐 极生悲遇刺客.....	(421)
第二十九回	劫人头浦口镇再动刀剑 遇仇家金 陵城又起祸端.....	(435)
第三十回	平金陵弱女摆战场 芙蓉刀合鞘结 良缘.....	(451)
	一调 野先为 严密	

第一回

卢德茂深山逢怪叟 芙蓉剑释疑指迷津

话说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历史上一场早已展开的反元抗暴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不可一世的元王朝，虽自知难以逃脱覆灭的命运，但犹梦想死保其江南钱粮基地，以作困兽之斗。

座镇金陵的亲王海呀，奉密召后，也慌了手脚，忙调兵遣将，四出镇压，亲自点派其义儿、投降变节的陈野先为帅，带兵进驻太平、方山、秦安、采石矶等江防重镇，严密查处“匪党”乱民，防止北“匪”南窜。

消息传出，百姓极为愤恨。原来海呀是当今元顺帝妥欢铁木耳的亲皇叔。嗜杀成性，残暴贪色。几年来，金陵方圆千余里内百姓，受残害者，不可数计。都暗地里咒骂他是老魔鬼。

陈野先是金陵富户，曾参加江南义军。后来叛变投元，诱杀义军总副头领王德勇等一百四十余人，义军余部三千多人也全部遭害。“其功非小”，深得海呀青睐重用，收为义儿。

此后陈野先及其子陈先兆，助纣为虐，狼狈为奸。因他父子熟悉本地情况，作起恶来更是无孔不入。百姓对此痛恨切齿，暗骂他父子是陈门大小二魔。百姓将他父子二人与海呀串在一起，呼之为金陵三魔。

陈野先父子奉命后，受宠若惊，星夜率兵赶赴防地。设

帅府于方山县城，由小魔陈先兆驻扎采石矶。

陈门二魔报恩情急，邀功心切。下马伊始就乱抓乱杀，帅府辕门每天都有无辜百姓的人头悬出。又借清查奸党、乱民为由，收缴渔船，纵兵劫掠。未满百日，就逼得成千上万的百姓，家破人亡，四处逃生。

正当三个魔头自鸣得意，庆功领赏时。怎知就在他们刀斧丛中，眼皮底下，逼出一位少年英雄，也就是三个魔头将来的死对头。

说起这位英雄，出生也很平常，世居方山县境内一个偏僻小村葛仙乡里，是本地一家世代渔民。他名叫卢德茂，儿时读过几年书，经常随父母下河捕鱼，练就一身好水功。也跟随父母逃过难，讨过口，流落江湖两三年，受过很多侮辱，见过不少不平之事。因此他自幼就养成了疾恶如仇，好打不平的豪侠品格。八岁时父亲卢庆丰，被人杀害在河北宛平。母子二人奔回原籍，不到五年，寡母陈氏又瘫痪卧床，不能行动。他们母子二人无依无靠，十三岁的卢德茂只得仍操祖业，下河捕鱼，奉养病母。好不容易拖了几年，现在卢德茂已是十六岁的青年了。

俗话说“烈火炼真金”，卢德茂风里来，雨里去，虽说受过不少磨难，却也长得身高体壮，臂力过人，且粗通拳脚，附近几个村庄的少年，没有一个是他对手。

哪知陈门二魔坐镇采石矶一带之后，为了严锁江防，封收了所有的鱼船，绝了卢德茂母子的生路。陈氏深知儿子性格，怕他出外闯祸，因此成天里紧闭柴扉，不准儿子迈出大门一步。卢德茂恸感老娘苦衷，也不敢离开老娘，终日在家里，伴着老娘闷坐。但瓮中存粮告罄，早已无米下锅，母子二人总不能闭门等死。陈氏急得直哭，只恨自己不能早死。

卢德茂愁得两夜无眠，不忍见老娘挨饿。思来想去都无两全之法，猛然想起江湖上有两句话“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目前既然水上生路断绝，不如到村后方山去打柴，也是一条生路啊。谁知陈氏一听，大惊失色，宁死也不准儿子去。

原来方山是金陵附近江边一座最高最险的大山，方山县也因它得名。沿山近处的大片林木，早为富户占有，不准穷人采伐。深山老林多是悬崖峭壁，坡陡路险，崎岖难行，常有野兽出没。据说过去曾有元兵入山打猎，多未生还，此后就没有人再敢去过。

卢德茂逼得无法，恳请近邻罗大妈来家劝解，因为陈氏最信罗大妈的话。

罗大妈的老伴罗兴胜是个老木工，带着儿子在城中开设一家木器店。罗大妈一人在乡下，手边稍宽裕。她家只隔卢家一块菜地，经常过来陪陈氏闲话。很同情卢家处境，且时有资助。

卢德茂瞒着母亲，从后门绕到罗家。进屋就碰见罗大妈拎一小袋米，正往外走。一见卢德茂先笑道：“说神神到，说人人到。你来得恰好，这点米你带回去吧，我才从城里回来，过会儿再来看望你老娘。”

卢德茂忙抱拳当胸，止住道：“大妈！我家屡受大恩，感激难忘。这次二魔收缴渔船，恐怕一时是不能了结的。我们怎能长无了期地累赘你两位老人家呢。我家确早已断粮，可我今天不是来借粮的。我实在逼得无法，已另想出一条生路。老娘又硬不准我去，是来恳请劳驾，去劝解我老娘，若不，我们母子都要闭门饿死的。”

卢德茂坐在罗大妈身旁，详细说明来意。语调很是情切

凄怆，触动了大妈的热肠。

罗大妈目视卢德茂沉思良久，心想：“这孩子是条硬汉子，侍母又最孝道，怎能眼看老娘挨饿苦痛不着急呀。山上野兽也只是听说，没人见过，即或有，看这孩子也会对付得了的。不如让他去，免得逼出事来。这样大条汉子，在家也是藏不久的，若被元兵发现，凭他这个性儿，更要闯出大祸。”罗大妈打定主意，拎起小米袋，即随同卢德茂而去。

陈氏起初心冷如冰，死念已决，不愿逼儿子为自己去登山履险。经罗大妈左劝右劝，一再讲清利害。罗大妈又自愿每天过来照料陈氏。连卖柴之事都一应由罗大伯代劳。不让卢德茂露面，免生事端。几经商酌，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陈氏方勉强应允了。

罗氏两老夫妻，存心要帮忙到底。按照卢德茂的要求，定制了一柄十二斤重的钢斧、檀木扁担、绳索等打柴家伙。从此卢德茂就改渔为樵了。

卢德茂每日随带两个干馍，摸黑上山，日落回家，躲开元兵耳目。初时卢德茂只在山腰砍伐，往后就一天比一天高地向上攀登。想找点野味奉母，这颗孩子心还遐想要在山上寻找一处“桃花源”，让老娘来安度晚年，免得担惊受怕。殊知越往上爬，越觉劳累，却连一只小兔都没见着，“桃花源”的遐想，当然更是渺茫了啊。

一日卢德茂攀登到离顶峰不远的一大片古森林边。远望这片古森林，树壮枝高，密如竹丛，茫茫苍苍无边无际，不知有多大多深。

卢德茂小心翼翼，作好路标，大胆闯进林中。因树高林茂，遮住天光，乍一进来，还一时瞧不清楚。稍定神思，才瞧清林中怪石峥嵘，荒草没膝。冷风袭人，阴森恐怖。似山

空林深，杳无人迹之处，真令人有些不寒而栗。

卢德茂恐深入迷路，暂在近处砍伐。突然一阵狂风，吹得巨树晃动，枝叶翻滚，荒草伏地，山石摆摇。“哗哗”之声势若惊涛。风声中，不远处又传来几声虎啸。

卢德茂一阵惊喜，心想：“果然名不虚传，此山真有猛虎。倘能打回一头，胜过十担柴。”好个卢德茂，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跟即藏好柴担，扎紧腰带，手提大斧迈进深林，迎着虎啸声大步而去。正行间，忽听有人在身后林中咳嗽。他还认为自己误听，仔细分辨，这咳声正猛。他这一喜更是非同小可，心想：“未必这座险山上，真有‘桃花源’吗？

卢德茂急转身寻觅咳嗽的人，走近一看，原来是个干瘪瘦弱的老人，正靠坐在一棵大松树下的浅草坪上。这位老人，年约七旬开外，面带病容，满脸皱纹；两眼深陷，一腮毛茸茸的白须，稀疏银发乱披脑后。衣著褴褛，赤脚无鞋。身旁置放一个有盖竹篓，一把药锄，正双掌按胸，气喘不止。

卢德茂十分诧异，也很同情怜悯。心想：“一个病弱到这般地步的老人，怎么能够爬上这座又高又险的山岭来呢？啊！想必他是逃难慌张，迷途误入，病饿在此，上得来下不去了。若不立即送他下山，老人家必然抛死荒山无疑。”

卢德茂想到做到，于是插斧在腰，紧步上前，俯身叫道：“老人家！怎么样了，能勉强走动吗？此处山高风寒，是个野兽出没、人迹罕到之地，不可久留。快起来，让我背你下山再作道理。起来呀！老人家。”

卢德茂连喊带扶，老人才缓缓转动身躯，瞟了卢德茂腰间大斧一眼，止不住一声咳嗽，几点唾星正喷在卢德茂脸

上。卢德茂立即感觉到脸上火灼般的烫得难受，忙用衣袖去擦。

老人毫不理会，好象身旁无人。若无其事地只顾伸出千柴般的双手，套起竹篓绊绳，用药锄拄地，挣扎欲起。怎奈力不从心，挣得气喘眼红，哪里站得起来。卢德茂忙弯腰去帮他提那竹篓，嘿！说也奇怪！看不出这小小竹篓，卢德茂使尽两膀全力，竟然提之不动，不由暗暗吃惊。

老人喘定，长长嘘了口气，“哼哼”地冷笑两声，白了卢德茂一眼。然后双手握锄，一撑而起，背着竹篓，头也不回，摇摇晃晃地朝树丛中走去。

卢德茂呆望着老人背影，更觉骇然。不由暗自揣度：这个病弱老人竟还有如此力气，他究竟是怎样人物？现在背起他那沉重竹篓，又到哪里去呢？

这时虎啸声又起，断枝败叶随风翻腾，扑面迷眼。虎啸声、风吼声，震荡得山鸣谷应。势同狂波骇浪，使人惊心动魄。

忽听“哎呀”一声，只看老人似乎力不能支，正跌跌撞撞，朝前直窜。因上重下轻，紧忙间稳不住脚，眼看就要跌倒。卢德茂急跑上前，要去扶他。这老人真怪，好象脑后有眼，离他尚有四五步，尽管猛刮的山风有如惊涛骇浪，他却似早有所知，陡地停步转身，鼓起灰黄小眼，紧盯住卢德茂，“嘿嘿”怪笑几声，高声骂道：“你这娃儿不是好人，看着老汉我的竹篓沉重，见这深山无人，欺我老年，因此紧追不舍，要想谋财害命不成！”

卢德茂正想借此机会，请教老人姓名、来历，忙满脸陪笑，抱拳答道：“老人家……”

“甚么老人家不老人家的，我看你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

有安好心眼儿。”

老人骂毕，接着又一声咳嗽，唾星朝卢德茂脸上直飞而来。卢德茂急侧身躲闪，哪里躲之得开。虽然相隔四五步远，这唾星还是喷个正着。弄得卢德茂满脸火辣辣的，心中火冒，急忙抹擦。正想发作，远望老人走了几步，忽停脚歪头侧耳，听了听。就认准虎啸最凶之处，踉踉跄跄地走去。卢德茂还想前去阻挡，但将一跨步，老人又远远回头望他，好象一直都在防着他似的。

卢德茂踌躇一阵，心想：这个干瘪老人来历不明，行动怪异，是好人坏人尚未弄清。暂时不去惹他，今后遇见再作道理。

不过卢德茂抱着满腔热忱，一番好心，反而白白地碰了几个钉子，挨了唾沫，自觉没趣，扫兴而归。因回家过晚，不敢惊动母亲，悄悄放好柴担，上床就睡。哪知脑子里总是想着日间所遇的种种怪异情景。那个干瘪老人，是好人呢，还是坏人？越想越不能入睡，猛地想起幼年时一件奇特的遭遇，眼睛陡然一亮。急撑身而起，坐在床上，慢慢地回忆起来。

原来卢德茂之父卢云生，是元英宗时人。中年时代，曾在海上捕鱼。有次在长江口外，突遇飓风。破舟无数，卢云生幸存。在乱礁石穴中，捞到一尾数尺大鱼。剖开，鱼腹内吞有一只檀木匣，匣中藏有柄一鞘双刀。刀柄长三寸，镶金嵌宝，雕刻精美。刀刃长五寸，寒光射眼，冷气袭人，确是宝刀。刀护手是一朵精制芙蓉，两刀分开芙蓉即成两半，合之则是一朵天衣无缝的完整芙蓉。卢云生很是珍爱，从未给他人看过。

卢云生弥留时，将双刀分赐卢德茂之父及其姑姑菱娘。并遗言说，当今兵荒马乱，家人难免失散。若今生亲人不能

团圆，可赐给后人，以作认亲之物。

卢德茂七岁时，卢云生全家三口，听说菱娘夫妇在燕京开设旅店，生意很好，本想投奔菱娘，谁知这时两淮战起，烽火连天，道路阻隔。一家三口好不容易绕道奔至河北宛平县，因此地是京畿外防，更难前行，此时一家三口所带盘缠用尽，只得同众多难民挤在玄坛庙中栖身。难民中就有象日间所遇的老头这样一个古怪的人，难民尽都讨厌他，据说他也曾航过海，所以独给卢云生交好。卢云生一次重病将死，也是他亲自守候医好的。他很爱刀剑，卢云生就把芙蓉刀赠给了他了。

一日，卢云生出城拾柴，恰逢亲王完颜铁木耳出巡经此。卢云生躲闪未及，被诬作刺客，当场就给乱刀剁死在完颜铁木耳马前，尸骨无存。

恶耗传来，陈氏恸不欲生，众难民正劝解中，突见那古怪老头闯入，紧闭庙门，赠陈氏纹银二百两，促其逃命，众多难民也都赠银打发，陈氏母子才得保全回籍。据说，就是那老头后来混进燕京，竟潜入巡逻森严、刀枪如林的王爷府中，诛了完颜铁木耳。陈氏至今犹念念不忘。

莫非日间所逢的干瘪老人，也是这类人物？卢德茂精神振奋，立即起床，带好打柴家伙，半夜就摸上方山。

谁知他满山寻遍，都不见老人踪迹。一连十余天，都是高兴而去扫兴而归。

究竟卢德茂能否探得老人踪迹，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幸逢良医母子谢深恩 不明真相师徒反成仇

却说事隔月余，时值深秋，黄叶满山，枯枝遍地，深山无人，情景凄凉。近日元兵又四处抢柴，致使卢德茂母子生活更加艰难。卢德茂心想病母卧床挨饿，为人子者既不能侍奉汤药，更不能使其温饱，倍感惭愧悲伤。这天卢德茂在山上徘徊一阵，攀上一棵大树，挥斧猛砍，以泄胸中无名之愤。

孰知他偶一回头，却见右侧枯林中，缕缕白烟升起。卢德茂大惊，怕的是天火烧山，危及附近村民。忙跳下树来，提斧向白烟起处跑去观看。

待到走近时，卢德茂不觉又是惊来又是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只见自己梦寐以求的那个干瘪老人，正直冲冲地靠坐在一座巨大崖石下面，左脚放在右腿上，闭目养神，态度悠闲。令人吃惊的是，老人口中叼了根长约八尺的旱烟杆。烟斗巨如拳，嘴子大似蛋，杆身黝黑乌亮，好似钢铁铸造，重在十斤开外。这样一根既长且重的旱烟杆，直挺挺地噙在老人口中，如同生了根的一般。丝毫不动，令人骇异。

卢德茂急步趋前，正欲询问。老人已经发觉，狠狠朝卢德茂蔑视一眼，依旧闭目，态度十分倨傲。

卢德茂忙躬身施礼，还未开口，却见老人嘴唇微动，猛吸几口。陡然，烟斗内火焰暴起，“噼咧”有声。两股浓烟

如蛇，从老人鼻孔喷出，远达数丈。烟雾袅袅，时升时降，盘绕林中，经久不散。老人连吸几口，势如吞云吐雾。顷刻间烟雾锁林，人物难辨。待到雾随风散，再看老人，已不知何时走了。

卢德茂忙攀登崖顶，手搭凉棚遮住秋阳，举目环顾，四下找寻。此刻但见长江浩荡，群山起伏，危崖翠峪之间白云缭绕。哪里去找人迹？

卢德茂大失所望，下了崖壁，闷闷蹲在地上，皱着眉头左思右想。他深信老人绝非山精野怪，定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异人。可恨自己两次错过。想如今豺狼当道，好人遭殃，若自己能拜他为师，学习武术，至少也能保护乡里，免遭蹂躏。今后倘得再遇，定不能再失良机。

卢德茂正在遐想，忽有人在身后柔声叫他：“小老弟！你在想啥，请到我家去坐坐，能赏光吗？”卢德茂回头望去，见又是那个干瘪怪老人，正微笑着在招呼他。

老人突然的出现，以及他第一次露出笑容，使得卢德茂一阵惊喜，痴痴呆呆地望着老人，一时应不出声来。老人又哈哈笑道：“老弟！看来你有点胆怯，好象还有些怕我。其实老朽已是泥土埋着鼻子的人了，还有什么可怕，老实说，当时我见你雄赳赳地提着大斧，遍山寻我，我才真是有些怕你呢，所以总是躲开你。几个月的暗中观察，已知道你是个好人了。今天特来恭请，愿同你交个老少朋友。至于老朽性情怪僻，那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嘛。往常多有得罪之处，尚望弟台原谅。好了，话明气散，老弟台请吧。”

不知怎的，此刻卢德茂反而有些疑虑起来，老人似乎看出卢德茂心情。连忙跨前，笑容可掬地挽起卢德茂胳膊继续说道：“到我家去谈谈，认明地方，往后你在山上要是

遇到风雪，才有歇脚躲避之所嘛。”说着挽起卢德茂，不由分说地朝一簇竹林走去。

其实卢德茂是想，这件奇遇，从来没有对老娘讲述过，怕日后老娘知道，会引起老娘的不安。

两人绕出树丛，通过大片茂竹，就瞧见一堵陡壁下面，有个不大的崖洞，老人一搓手笑道：“请，这里就是寒舍了，请进吧。”将卢德茂让到洞中。

卢德茂仔细观察，见这洞并无门窗，洞中燃了堆火，火上放了只大沙罐，罐里喷出一股扑鼻的肉香，不用说吃了，就是闻着也叫人吞口水。这洞宽窄一时看不清楚，洞的顶壁，因长年烟熏火燎，已成一片乌黑。除了几堆乱草，未见一样陈设。山风吹来，阵阵霉臭压过了肉香。

卢德茂想：“难道这里真是一位病弱老人的家吗，他又怎能在此活下来呢？”不觉问道：“老人家，这洞真的就是你家吗？”老人大笑答道：“是呀！这有什么可奇怪呢，老朽如断梗飘蓬，随遇而安。只要有一席之地能够栖身，就算家了。还有人在大树上营巢而居，你要见着那就更会惊诧了。”卢德茂接着问道：“你老人家在这洞内居住很久了吧？”老人摇头不语，让卢德茂在火堆旁一块光滑的岩石上坐下，转身走进黑暗中去了。

少时老人从黑暗中捧出碗筷酒葫芦，笑道：“你在此山跑了很久，大概还未尝过山中野味。恰好我昨天在后山拣回了一只野山羊，炖了一半，加点野药，其味尚可，要是给这药酒同用，更能长精神，壮筋骨，医治多年不愈的风湿等病。”

卢德茂心想：“怪不得几个月来，我连小兔子也没有碰见过，原来却在后山。”于是笑问道：“老人家，从哪条路